

蘇聯戲劇譯叢



新婚交響曲

卡泰耶夫 著 芳信 譯

上海書店發行

新 婚 交 響 曲

卡 泰 耶 夫 著 芳 德 譯



• 廣 東 廣 告 •

1954

蘇聯戲劇譯叢

新婚交響曲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出版者 印刷者 刊行期

卡 泰 耶 夫
芳 鴻 模 信
俞 鴻 模 信
海 燕 著 店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一四號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 有 版 權 ★

Квардратура круга
新婚交響曲



— 本 定 價 —
四 元 七 角

人物

瓦西亞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一個思想嚴肅的少年工人，態度直率而單純，真誠而不浮滑。

阿伯拉姆 青年團的團員；瓦西亞的同屋的人和最親切的夥伴，但是他有輕浮的世俗的嗜好。和瓦西亞的真正的嚴肅成對照。

唐珊亞（她的全名是安唐瑟亞，凱茨尼佐瓦，爲便利起見，概稱唐珊亞）青年團的一個思想嚴肅的團員，她輕視女性的浮華，並且她決意在世界上和任何男子一樣能夠吃苦，能夠有用；她不知道並且不偏重她的好看的容貌。

露澤蜜娜 一個真正的女性的姑娘，不是屬於青年團的，對她自己美麗的面孔，家庭的舒服和男朋友们主要地感到興趣。

弗萊佛斯同志 一個老布爾雪維克黨員，比這四個少年更聰明而且更有經驗，但是同他

們全都要好。

阿木林，一個大衆的詩人；一個高大的，有金色頭髮的，笨重的巨人，與其說像一個詩人，不如說是一個碼頭工人。

其他青年團的男女團員們，他們在到處鬧着玩兒，並且帶着醉意把馬克斯和伏得卜酒混合起來。

時間

現代。

地點

莫斯科。

第一幕

佈景

在莫斯科一所過擠的嘈雜的，歸由政府管的住宅裏的一個典型的房間。像倉庫一樣，滿是灰塵和雜亂。一扇倒的門在後面右邊。

在一個基角裏，放有一張頹敗的，有條紋的彈簧墊褥，用四塊磚頭墊着；晚上當作床用，白天當作沙發。在這張墊褥上，一個可怕的枕頭放在一張發霉的被褥上，沒有枕頭套子。在臨時的臥榻旁邊，有一條古老的長凳。掛在牆上的一條椅子和一隻粗陋的，家庭製的收音機是這個基角的惟一的裝飾品，這是瓦西亞的。

房間的那邊，是阿伯拉姆的基角，只有一堆書籍，紙張和小冊子，還有幾隻掛衣服的釘子在牆上。前面的，邊是一隻不乾淨的鐵盆。從天花板的中央，懸着一隻光光的，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在開幕不久以後給打開的時候，它照射着這個房間並且把這邊混亂的貧窮明白地顯露出來。

就在電燈底下，有一條笨重的公團中用的長椅，這一定是費了莫大的氣力才把它拖到這兒來的；上面的一大字母和一顆很大的，刻成的心顯出它的長久的經歷。在長椅上放有一卷非常厚的列寧的著作，

白天它使可憐的阿伯拉姆的頭腦用昏，晚上却被當作一個枕頭使用。

房間裏的一扇窗上有一塊破玻璃，塞着一塊破布並且掛着一段剩下的粗麻繩，這一扇窗是在前面，左邊，面對着觀衆。

當幕開時，房間完全是黑暗的，除了一盞閃爍的檯燈通過窗戶漏進來的光線以外，露蒂蜜娜的糖似的聲音和瓦西亞的焦急的聲音，從舞台的遠處，門後面的走廊傳來。

瓦西亞 這邊，露蒂蜜娜，這邊。別在這才廳裏走錯啦。

露蒂蜜娜 要外！我的裙子給什麼東西纏住了。

瓦西亞 哦，這不過是腳踏車罷了。喂，拉住我！

露蒂蜜娜 倒霉！小貓兒，多坍台呀。你的走廊就有兩里路長，可是裏邊連一盞燈也沒有。

瓦西亞 燈泡在上星期給爆燬了。

露蒂蜜娜 一個月賺九十塊錢，你不會買一隻新的嗎？

瓦西亞 我沒有想起。留神那邊的碗碟廚。不知道怎麼，我沒有工夫去買。我白天做工，晚

上唸書……直進去。

（瓦西亞登場，露蒂蜜娜跟住他。瓦西亞所穿的很不舒適的衣服和他的自然的嚴肅的志趣不相調和。

他那虛華的蝴蝶式的領結，發亮的緞細布，平伏分開的頭髮，半軍式的硬帽，以及燙得很平的上衣，顯然都是露蒂蜜娜的所爲。可是，這位年青姑娘豐富有女性的刺激性，以衣服是她的性格底要素。露蒂蜜娜像小貓似地美麗。）

露蒂蜜娜 寶貝，以前就沒有人閉着去好好兒鼓勵你。你等首罷，我親愛的丈夫；現在我要督促你了。

瓦西亞 不錯。督促我，逼我去做活，所以咱們要到婚姻登記所去簽字，留神別兒走。等一等。我馬上就開燈。這間屋子咱們正合用，不過傢具真是太少了，你知道。

（他顫顫地和神經質地摸索那懸着的燈。）

露蒂蜜娜 真急死人，我巴不得趕緊瞧瞧你的臥室是怎麼樣的。

瓦西亞 倒霉，我就找不着那隻鬼燈。阿伯拉姆，你在家嗎？

露蒂蜜娜 嘎——你不是一個人住在這兒嗎？

瓦西亞 嘎……嘎……我忘了先告訴你。但是阿伯拉姆是一個道地的好人。你別擔心，寶貝。

露蒂蜜娜 原來你有一個同屋的人！哼！這件結婚的禮物才叫有意思哪！我猜想這個同屋的

人是結了婚的！

瓦西亞 誰？阿伯拉姆結了婚？沒有——他是一個決心不要親的人。

露蒂蜜娜 可是他知道咱們結了婚嗎？

瓦西亞 噯……他還不知道，但是這沒有關係。他會很快活的，誰沒得兒。你瞧着好了。他會快活得跳起來的。

露蒂蜜娜 (去側地) 噯，瓦西亞……

瓦西亞 真地現在……他馬上就要到這兒來，我立刻要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他；這樣這樣……

結婚了……沒有什麼可怕。最要緊的是，寶貝，你可別煩惱。實在，他是難得在家的。

這盞鬼燈到底在那兒呀！他不過睡在這兒罷了，明白嗎？別擔心；咱們總有辦法。對

啦，瞧，燈在這兒了。(他扭開燈，現出着與舊的房間，和他們的衣裳的整潔成對照。——當然，

這個房間說不上是怎樣的漂亮。最討厭的是，你瞧，傢俱真是太不夠了。喂，寶貝，這

個房間怎麼樣？

露蒂蜜娜 乾淨得就跟豬窩似的——多冷呀！

瓦西亞 因為窗子沒有塗上油灰，所以冷氣就進來了。但是你聽我說，露蒂蜜娜，最要緊的

是——你別，別害怕。咱們會把一切都佈置好的。等住一些日子；咱們慢慢兒把東西弄來。咱們把窗子上的油灰塗好；咱們把走廊上的電燈裝好；咱們打掃地板。什麼事情都會弄得不錯的。

露蒂蜜娜 原來你跟你那同居的人住在這個……馬房裏嗎？

瓦西亞（提不起勁）呃……咳……

露蒂蜜娜 你在那兒睡覺？

瓦西亞 我？我睡在這張……噯……這張榻上。他睡在那張長椅上。不管你信不信，這張長椅倒是挺舒服的。咱們從清池公園把它給搬來的。你別擔心，露蒂蜜娜。如果你喜歡的話，我要開收音機了。這是我自個兒做的。有很長的……長波……能夠收到柏林的播音，和一切甚麼的。露蒂蜜娜，幹嗎你不說話？你不想跟我說話嗎？

露蒂蜜娜 你去跟你的收音機說罷。我不是放音機。說正經話，你一個月賺九十塊錢，咱們可以買幾件東西的。你的棉被在那兒？

瓦西亞 沒，沒有。

露蒂蜜娜 你用什麼蓋呢？

瓦西亞 我用大衣蓋。你別擔心；這是用棉花鋪的。

露蒂蜜娜 你的腦袋是用棉花鋪的。我真不高興瞧見這個地方！——露蒂蜜娜，露蒂蜜娜——可是他只有一個枕頭而給咱們倆用！這是一個什麼枕頭！（提起它來，好像這是一隻死老鼠似的。）這種枕頭摸到也討厭。你跟你那同屋的人在這兒怎麼睡法？

瓦西亞 咱們的睡法很不錯。咱們輪流來。今兒我枕枕頭，他就枕列寧，明兒他枕枕頭，我就枕列寧。

露蒂蜜娜 並且到處都餅。餅！餅！餅！一個十足的窩窩。你瞧瞧這兒的灰塵。我敢說你整有一年不會打掃過這個房間。

瓦西亞（憤怒）就在庫星期以前，我還親自打掃過這個房間。

露蒂蜜娜 你有一個打氣爐沒有？

瓦西亞 沒，沒有……

露蒂蜜娜 聽你這麼說，才叫人覺得開心呢。你等着罷，我親愛的丈夫。（憤怒地在房裏走，並且像一個指揮着軍隊的將軍似地行動着。）我要把床放在那兒！把桌子放在這兒！椅子放在那兒！還有一張椅子放在這兒！就這樣！這兒一張小地氈！這兒一個架子！

瓦西亞 不錯。你真是一個主婦，一個終身的伴侶。我正需要這樣一個姑娘！

露蒂蜜娜 把杯盤放在這兒，還要把窗簾掛在那兒，

瓦西亞 呃，至於窗簾，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到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的玩意兒……

露蒂蜜娜 什麼！好罷，如果那是小資產階級的玩意兒，那麼你不必跟我去登記。你最好不要開口。（重新指揮着）這兒咱們放磁器廚。照這樣放！呸哈！你在這兒等一等，我跑到我姊姊那兒去拿幾件東西來。到底，你不希望我睡在這樣的馬房裏。有一把條帶沒有？

瓦西亞 沒有。

露蒂蜜娜 找一把去！明白嗎？我出去的時候，你要把地掃掃乾淨。

瓦西亞 是的。

露蒂蜜娜 小貓兒……你愛我嗎？

瓦西亞 一百分的愛你。

露蒂蜜娜 那麼親親我的小鼻尖兒。

瓦西亞 露蒂蜜娜！（攬住她在他的懷裏）

露蒂蜜娜 嘶嘶嘶……你發瘋了嗎？讓我走！（怕羞地掙扎）

瓦西亞 露蒂蜜娜……喂！幹嗎你不肯呢？

露蒂蜜娜 因為！再會，好人兒。記住，地板要掃得一點兒灰塵也沒有。

（露蒂蜜娜退場。）

瓦西亞 好人兒！我現在做了一個好人兒了。結婚有意思，見他媽的鬼！（男聯唱聲起）
尼可諾羅夫……你有一把條帚沒有？你在家嗎？把——把——一條——條帚？糟極了！

（唐琨亞登場，她是美麗的，雖是她想把她的姿色隱藏在磊落的男性的服裝下：一頂男孩的便帽罩在剪短的髮上，一條寬鬆的，高腰的裙，毛織衫和羊皮雨衣，她挾着，疊着，一把牙刷，洋鐵杯子和包在一條毛巾裏的其他的器皿。）

唐琨亞 （在門邊）阿伯拉姆，你在家嗎？

瓦西亞 他還沒有回來呢。喔，喔，是你嗎，唐琨亞？多年沒有看見你了。

唐琨亞 瓦西亞！你好嗎？

瓦西亞 唐琨亞……（有幾分激動）你是來看阿伯拉姆的嗎？

唐璜亞 對啦，來看阿伯拉姆。他沒有把什麼話告訴你嗎？

瓦西亞 沒有，從昨兒起，我就沒有見到他。讓我瞧瞧你。來，讓我仔細瞧瞧你。

唐璜亞 我還是一個樣兒。就跟我平常那樣。可是你，你在這兒做什麼？

瓦西亞 我在這兒做什麼？沒有什麼。我就住在這兒。

唐璜亞 你住在這兒？在這個房裏嗎？

瓦西亞 對啦，在這個房裏。

唐璜亞 你意思是說……跟阿伯拉姆一塊嗎？

瓦西亞 對啦……對啦……跟阿伯拉姆一塊……但是現在……

唐璜亞 他壓根兒沒有告訴我！

瓦西亞 如果他告訴了你，也許你會來得更快罷？對不對？

唐璜亞 對——對是對的，可不完全……哼！……這是阿伯拉姆的基角嗎？（她捂住嘴竊堆在

裏面的基角）

瓦西亞 那是阿伯拉姆的基角。

唐璜亞 還……不壞……地方是挺大的。阿伯拉姆在那兒睡覺呢？

瓦西亞 在椅子上。這是他的一半兒，那是我的一半兒……對啦……唐琺亞，一切的情形都過去了。

唐琺亞 這會兒我在這兒坐一坐。

瓦西亞 好的，好的。這會兒你在這兒坐一坐。阿伯拉姆很快就會回來的。他老在這個時候回來。我也有點兒事情要告訴他……但是，你知道，這是一件怪討厭的事……（伸伸頭到走廊裏去）雷賓諾維西！你有一把條帚沒有？沒有？糟極了！誰有一把條帚？九樓？好。（對唐琺亞）喂，你瞧，地得掃一掃……要不然，那就不免……似乎誰也沒有一把條帚……喂，我說……我多年沒有看見你啦……你現在不用走。

唐琺亞 我不想走。

瓦西亞 我馬上就回來。一回兒工夫。

（他以一付像啥有介事的態度跑下。）

唐琺亞（獨自地）沒有辦法。好罷。

（她打開毛巾，取出牙刷，洋鐵杯子等等，並且把它們安放在一個架子上；脫掉她的便帽並且裹起一條紅色的頭巾；總之，她已搬進來了。）

（阿伯拉姆登場，樸素地穿一件藍色的高領的俄羅斯的工人衫，沒有刮鬍鬚，他的頭髮蓬起。他用力地抗起一張粗製的工作臺子，不如說更像一條木匠的凳，在他的背上，並且挾帶幾本書在他的手臂下。）

阿伯拉姆 唐璜亞，你到這兒來了嗎？你借着了那本普洛尼可夫的書嗎？

唐璜亞 咱們只能把這本書借到星期二爲止。這樣約定了才把它借來的。

阿伯拉姆 咱們要在一塊兒讀它。你瞧，這張出名的桌子，到底給我弄着了。對啦，倒露透了，爲了這無聊的婚姻登記，我到青年團去開會竟遲到了。你也遲到了嗎？現在我問你：幹嗎需要這倒雜的儀式。好像不登記咱們就不能住在一塊兒似的。到底，登記有什麼好處？

唐璜亞 這是對小資產階級跟富農的一個讓步。

阿伯拉姆 是的……我把這張死桌子放到那兒去呢？

唐璜亞 我想最好是放在電燈下面，那麼咱們就可以讀書了。喂，讓我幫幫你的忙。像這樣。不錯。謝謝你。（她說掉雨衣，像一張氈子似地把它攤在桌上，坐下，用手肘支持着她自己讀書。）對啦，我想還有一位同志住在這個屋子裏頭罷。你並沒有對我說過！